

母仪天下月季花

作家走笔

龚跃生

“南阳月季,天下第一。”我敢说,南阳的月季花是天下最美的花,没有之一。月季花是南阳的市花。谨此,作为南阳人特别值得骄傲。

彩蝶闪过春风,千园万树月季红。每年的五一前后,南阳的月季花开得最盛。一座城市,顷刻间幻化成花海。我的家简直是一座花都。

这才是像模像样的春天啊!当人们走过大街,或者是上下班,一街三行都是鲜花盛开,像穿着节日盛装的仪仗队。马路两边加上街心花带,树状月季随风摇曳。那些街心花园、休闲游园、白河边,处处花枝招展。即便是小区、小巷,也有娇艳的月季花向行人招手,传递着问候。抬头看那鳞次栉比的楼房,阳台上的月季花探头探脑,如邻家小妹在倚窗梳妆,感到格外亲切。就连那春香巷的地方,都有月季花向你闪着媚眼儿,打着招呼。

在我经常路过的地方:工业路、文化路、滨河路,一条一条月季花席席仿佛蝴蝶飞舞的彩练。南阳宾馆南门外,参差不齐的月季花圈,吸引我连着三个晚上前去观赏。树状月季花,一棵树上开着几百朵,一枝上簇拥着八九朵。感谢那些具有“大国工匠”精神的园丁们,把多种颜色的花嫁接到一棵月季花树上。如此这般锦上添花,岂不是一万斤宠爱于一身么?沿着道牙,那些“满天星”咕嘟着红唇,热吻着春风,像是为春天的群

据镶着的花边。衣袂飘飘的花仙子们更显得楚楚动人。

我去看台地公园的月季花。在光武大桥北,水上运动中心西岸。路边的树状月季紫嫣嫣,分外妖娆。那些月季花树将最美的花语举过头顶:“精彩在于展示”。这是一幅经典的画卷啊!河水、大桥、绿树、草坪、木屋、游船、花海。满树的月季花像顶着红盖头、坐着花轿的新娘子。在台地花园里守望的是月季花的母亲——玫瑰。而攀附在篱笆墙上的微笑的是月季花的祖母——蔷薇。这月季花的大家族啊!演奏着“家和万事兴”的交响乐。男女老少都恋恋不舍地游玩其中,俨然置身于天堂。那些蝴蝶呀,蜜蜂啊,畅游在花海中,像在赶一场相亲大会。

在南阳大桥西北边,有月季花树组成的林带,有月季花丛组成的方阵。一眼望去,满满都是五彩缤纷的世界。让人恨不能长出二十只眼睛来,才能把这景色看个够。一人多高的月季花树张开花伞,布阵成璀璨的花廊。成群结队的游人穿梭其间,仿佛在编织一条锦绣前程。通往天际的花茎,导游出一条锦绣前程。这片花圈中绽放着艳红中带着紫罗兰韵味的月季花,旁边的标牌上烙印着梦幻般的名片:“蓝月亮”。那园花圈中争艳着嫩黄花心镶嵌着胭脂红色的月季花,而它的胸卡上则书写着吉祥的名字:“红



△△本报记者 曹碧娟 摄

双喜”。在这里找不到一丝“淡淡的忧伤”,美女们的面颊上都洋溢着用阳光润肤出的自恋表情。

来到“鸟巢”的西边,进入“南阳月季园”。抬眼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人们手中高举着手机。拍照的游客川流不息。月季花树们手臂搭在一起,顷刻间就成了五彩缤纷的“凯旋门”。谁敢相信:有多少游客走进,就有多少英雄凯旋。这里大多数月季花尽管是含苞待放,那是在等待远方的客人哦。那些盛开的花朵大的快赶上向日葵了。一位笑靥如花的老太太用自己的感知阐释着月季花的颜色:“这朵是大红的,是劳动模范戴的。这朵是二红的,是小燕子和紫薇头上戴的。这朵是水红的,是刘姥姥上戴的。这朵是粉红的,是小二姐戴的;小二姐进花园——春二三月……”溜达着,溜达着,不知不觉地就溜达进了“精品月季园”。

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复色的花儿们,简直可以与T台上的时装模特儿媲美,各有千秋,争奇斗艳。

金秋十月,月季花“花开二度”,绽放再次的惊艳。每个季节,每个月份,月季花都忘不了精彩回放。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到了大雪封门的那一刻,月季花依然给人们带来“春天的回忆”。带着冰雪的月季花别有一番风味,此时此刻,伴随着万木萧瑟的心境,至少我们还有被“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唤醒的梦幻。

月季花被称为“花中皇后”,真的没有浪得虚名。花朵的丰硕丰硕、花色的五彩斑斓、花香的芬芳馥郁、花期的月月月季,都彰显了“母仪天下”之风范。南阳人月月月季都能领略“母仪天下”的风采,月月月季都能享受着“母仪天下”的红利。有了月季花,一座城市便四季如春。④2

编者按:

近日,本报成功举办端午白河诗会,现将部分诗作刊发以飨读者。

诗歌

节日,在莲花湖

李永普

先秦的一条江 与近在眼前的浩渺之水 达成江山万里共识的江湖 大家的江湖 从南方来 带来一个人灵魂的底气 是离骚味的 湖水涌起 涌向四面人间的 楚辞

苍生的烟火 捶胸顿足披发行吟的人 在我们追溯的恍惚中 隐隐将汨罗的飞白竹筒的飞白 交还于流放的泽畔 隔着久远的时空 我们一点也不怀疑 他在无路的地方 在路过的漫漫修远中 用无用的诗歌为黎民天下开出有用的道路 并将路延伸至当下的我们乃至后世脚下 上午阳光很好 我们在湖畔与节日同行 与诗同行 光影交叠的湖面 清波在平铺碧波直叙 我们有理由相信 那个千年前纵身投江的人 用他的求索 为浮世江湖 留足了上面的白云 下面的白莲

悼念屈原

丁小琪

我的白纸笺尽头 有一只神归鸟 它只在每年的五月啼叫 我的蓝墨水上游 通着汨罗江

吃着粽子长大的兄弟们 都有一张诗人的脸 一骑绝尘,荡起千年烟云 无数蹄踏马蹄,追随了几千年 您是那人”字中最执着的一撇 多少双捧着粽子的手 将那一捺,轻轻放下 多少双泪的眼,在敬仰中 把一“人”字放大 它构架着人类正义的背景 支撑着民族忠诚的脊梁

在莲花温泉

樊德林

在莲花温泉 我们需要暂时忘记身份,地位 摘下面具,脱去伪装 放空体内的浮躁与欲望 将自己彻底地融入一滴水 深藏的辽阔与纯粹里

我们应该像个临世的婴儿一样 身无一物,赤诚相见 52度的水温,一半是平等 一半是自由。从古至今,岁月的风尘无法掩盖莲花的品性 一朵叫纯,两朵叫真,三朵叫善

在这里,不宜谈国事,只宜聊内心 好好教一教你心灵的尘垢,已经 多久没有涤荡了。好好看一看 你眼中的火焰,是否还有过仄的锋芒

莲花,你信仰里的图腾。她的光芒 一次次照亮尘世的灯盏。回忆伤感 此刻的你,仿佛重返母亲的子宫 那是你最初的家。它连着你的心 结着你的魂,扯着你的痛

那个赐予你生命,给予你慈爱的人 是否还在你身边,或者已经成为怀念 请相信,你奋然而出的泪水和这奔涌 不息的温泉一样,带着母亲的体温 有着阳春三月般的温暖

又到端午

慕容真子

粽香弥漫了 践行一种文化 穿过时光几千年的隧道 泛滥的汨罗江 楚国之殇,亘古盘桓 于端午的节令里 举世皆醉我独醒,以及 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境界 被风撩起的长衫飘扬了 纵身一跃的风骨,举着 《离骚》流芳后世的经典 ……

艾蒿跃于门楣之上 传承了《九歌》的绝唱 沸腾着分行时代里的痛 不死的精神永远活着 沿袭下来的自我祭奠 诗人们的这一天 眺望一条河来流放心自己 所有的激情,屈原之魂 随着赛龙舟的呼号 昂然奔跑着 ④2



至爱亲情

贾佳

离去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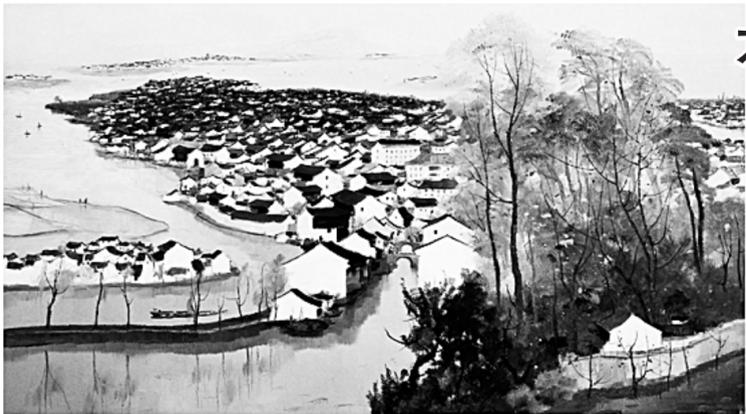
很多时候,争吵最激烈,言语最苛刻时 是面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岌岌可危的家庭关系,直到公公病重时。

虽是农村人家,公婆感情深厚。公公为婆婆撑起一片天,且疼爱有加,邻居总是开玩笑说公公把婆婆敬在佛龛里,说婆婆是公身上的一层皮。多少个清晨,婆婆会随着公公细碎的脚步行走在杨柳叶婆婆的门前小路,去望不远处一片青黄的麦田。多少个午后,婆婆坐在小院矮楼楼梯的最底层,公公坐在一米远堂屋的门口,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闲话,剥着花生。夕阳带走了时光却留下了恬静。从我踏进这个家门,每次吃饭婆婆都是最后一个。他总是坐在饭菜的角落里,等最爱的家人吃完了,才心满意足地吃我们剩下的饭。如今,公公病重,婆婆却出奇地安静,木着脸,目光呆滞,絮絮地念叨着:男在先,女在后,好啊”这些我听不懂的话,守在公公身边。原来平淡的时光,细碎的小事一下因随时可能消逝而被无限放大。何时,我也能做到看重他,看淡自己,也许会多一份平静。

隔壁五叔是近亲,头发早已雪白。他坐在那里将公公紧紧地抱在怀里,一声声唤着公公的乳名,也许生前他们兄弟也没有如此亲密过。五叔的嘴角微微泛红,布满皱纹的眉头紧紧拧在一起,粗糙的大手紧紧抱着公公原本健壮,此刻孱弱的身躯。人往往在即将失去某种东西的时候,才会倍感珍惜。

死一般宁静的夜晚里,孩子爸爸、婆婆和我都守在公公的身边,等着远在西藏的兄弟一家。虽是初夏,但身后的土坯墙丝丝冒着寒气,心里堵得难受。虽然喊着“爹”,可我真切地了解他有几分,陪伴有几分?面对这熟悉的陌生人,不禁感慨:我们无法决定如何生,如何死,只能决定如何爱,如何活。

麦子黄了,人却走了。那个伫门而立,挥手送别的人自此住在思念里。从此,家门永闭。④2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为生活所迫,像一匹没有笼头的野马成年往外跑,没少和火车站、汽车站打交道,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然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让我永远感恩的地方是贵州省长顺县摆所镇。

一九九一年三月初,我怀揣一本《中国地图册》从南阳火车站上车到贵州火车站下车,又改乘长途大巴汽车,一路南下到长顺县摆所镇。一路上,迎着车窗玻璃,望着窗外,那山的确实在地无三里平,路无三里直是贵州省多数地区的地理特征,公路都是绕着山身子转,公路一边是山,另一边不是沟就是河。

我来这里是因为有朋友入赘在此,也做着小生意,这里把赶集叫赶场,不是像老家一样隔一天一场,而是一星期一场。

心灵感悟

吴承珍

探寻一棵古树的长寿秘诀

初遇这棵银杏树,我有些诧异。

印象中古老粗大的银杏树,多长在隐于岁月深处的古老寺庙或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阴木森森,树身或空洞或皴裂,披一身沧桑,一看就是老态龙钟的耄耋老者。这种树一般身上还会被打上烙印,标示树名、树龄,以显示其尊贵和神圣。而我面前的这棵树,却孤矗于空旷的平原上。四顾环视,民间流传的说法有500年、800年、1000年等,县林业局有关人员说大约1000年,也是根据树的外形推断,并没有科学的测定。但我记得较之在他处见到的那些标识一千或两千年以上的银杏树,这棵树之高大粗壮,毫不逊色。

如此平旷荒野,怎么会生存这般的年龄的一棵银杏树呢? 当地流传一个民间传说:明朝崇祯年间,浙江人何士贵因生活所迫,辗转到此地,发现这里风物颇具江南神韵,就留了下来。何士贵生于江南,熟悉水性,就在这泌阳河

边上搭建茅庵,购置船只,做起了摆渡的营生。一日,他驾船行于河中,见从上游飘来一棵银杏小树苗,其叶形状别致,树干笔直,根须茂盛,遂心生怜惜,将小树苗捞起,栽于岸上。这棵银杏小树苗入土即活,生长旺盛,长得枝叶繁茂。当地没有这种树种,所以引得附近村民前来观看,啧啧称奇。几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而这棵银杏树虽历经沧桑海田,却依然屹立不倒,越发茂盛,她就像一个守护神,护佑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何姓后人在此繁衍生息,家族日益庞大,现在北距此树不远的何庄就是何姓后人集聚的村庄,银杏树所在的位置也隶属何庄村委。但有何姓后人并不认同此传说,认为应该是何姓先祖来到此地,先有大树,何老先生正是看中了这棵大银杏树,祈树护佑,才居于于此的。因为何姓现在最老的老者都说,少时询问村上最老的老者“啥时候栽的树”,回答一律是爷爷的爷爷说小时候栽的树就这么大。

总之这是一棵长于偏远乡村,少人关注,不知所来,不知年龄的古树。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棵银杏从幼年始,到少年、青年、壮年等漫长的历程中,周边远远近近肯定不止它一棵树。中原地带适宜生长的树种很多,能够长寿的也多了去了,诸如枣树、洋槐树、皂荚树、楸树、榆树等等,都是可活千年的长寿树。这些树木现

往事如烟

韦新超

有一个地方

黑红,穿着黑布褂子,黑布裤子,脚穿军用黄鞋。因为当时我还没他的一半年龄大,又因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不便更正,我只好笑着应付:“好、好。”

下午四点多钟赶罢场,因为没卖多少钱,我垂头丧气地背着大包往朋友家走去,没多想,老汉在十字路口等着我。他接过我的包,笑着说:“跟我走,一会儿就到。”路上他问我家有几个人,村上有姓李的多少,除了汉族还有没有其他民族等。我跟他屁股后头忽左忽右,翻过一座山,大概又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他家。这里四面环山,只他一户人家,一座房子,没院墙,二层吊楼,青瓦遮顶,依山顺势而建。没进门,他就喊:“孩他妈,快准备做饭,这方客人来啦!”他妻子答应一声,走到门口,跟我照了面,客套了两句,她个子不高,短粗个,瓜子脸,戴着白布头巾,系着蓝围裙,穿着黑色绣花边的裤子,脚穿黄鞋。

屋里坐定后,他开始给我排资论辈,他和我父亲同辈,我尊称他为叔。他很高兴,掂出五斤股壶装的散酒。他那里喝用酒小碗,他给我倒了一碗,我喝了两口就不想喝了,因为我既没有酒瘾也没有酒量。他见我不动,火了,端起酒碗泼洒在我身上,用中指指着我的肩膀说:“你不抬举人!”妻子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咋这样哩,人家刚来,远方人,能不怯生嘛,再说,人家也跑饿了,吃过饭再喝吧。”我流下泪来,滴落在衣襟上,和酒水渗透在一起。说:“我受了委屈”,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失礼了!”

饭做好端上来,煮甜耙耙,菜是鸡肉地土豆,叔把鸡头叨在我碗里。我开始有点不满意,在家乡,谁爱吃鸡头呢!我刚啃完鸡头,又把鸡翅夹给我,我就有反感了,鸡翅和鸡头不是一样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开始胡想,难道他把我当成鸡肋了吗?最后才把鸡腿夹给我。婶子是个精明人,怕我不明白,解释说:“我们布依族人给客人鸡头象征吉祥如意,鸡翅表示腾飞高升,鸡腿意为脚踏实地。”我彻底明白了,再一次流下了泪水。那一回我喝醉了,一直到第二天小晌午才醒。我回到朋友家,告之始末,他说在这里这就像走山路踢着石头蛋一样不奇怪,很正常。

后来,我到摆所镇二十多里叫板当的地方赶场,碰到一个同行,他姓李,我叫他小李,年纪跟我差不多,谈得投机,赶罢场,人散去,他说:“跟我走吧,到我姑家去,反正这几天不赶场。”我跟他在他身后,逡巡行走,爬山下山,走着走着天黑透了才到他姑家。他姑家做饭,炒菜。吃完饭,喝过酒,他姑跟我拉家常,闲聊中才知道,小李的姑是在赶场时认识的,一问她姓李,就认了姑,认了亲。

我在贵阳半年有余,天天跟布依族人打交道,吃过百家饭,喝过百家酒,睡过百家床,盖过百家被,他们的音容笑貌都被我默记在心里。感动从来都是故事的归纳与记忆的演绎。绵绵山脉青,潺潺溪流长,孕育了我对那山、那水、那些人的感动和思念,以及深深的祝福和祈祷。④2